

多元共生 蔚为大观

——2009 年度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杨玉梅(侗族)

2009 年, 少数民族文学喜事连连。本年度的民族文学作品, 限于阅读范围难以窥见全貌, 然而从有限的阅读中还是领略到了老中青几代作家及主要作家群体的文学光环, 看到了花团锦簇、多元性共生的繁荣景象。

颂歌与献礼

恰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祖国颂”的赞歌唱响全国。颂歌更是本年度民族文学吟唱的共同主题。铁依甫江、赛福鼎·艾则孜等已故作家的作品再现了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伴随共和国诞生而开始创作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的老作家玛拉沁夫、铁木尔·达瓦买提、金哲、柯岩、格桑多杰等, 把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心随时代, 心系人民, 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上了心灵之歌。

“放歌 60 年”征文、《民族文学》“祖国颂”征文等得到了各民族作家的积极参与。作家多从个体生活体验出发, 通过个人、家庭及村庄的记忆和变化来折射生活的巨大变迁, 表达对祖国的颂扬与感恩之情, 是本年度民族文学的一大亮点。

《民族文学》蒙、藏、维三个民族文字版正式创刊, 温家宝总理亲笔题词“办好民族文学,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有力证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与支持。这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新园地。还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开馆, 一并为新中国 60 华诞献上了特殊的贺礼。

崛起的作家群

藏族文学的新收获

《西藏文学》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西藏民主改革 50 周年专刊, 以多种文学样式反映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讴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取得的辉煌成就。如益希单增的短篇小说《小金珠玛米》以自传体方式追忆艰辛的童年生活和获得新生的经过。《献给给我亲爱的祖国》、《农奴》等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新生活, 是唱给时代变革的赞歌。《芳草》刊出“吉祥青藏专号”, 其中推出的第一部藏文长篇小说《绿松石》(朗顿·班觉)的汉文翻译版, 反映了藏族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

阿来出版了好评如潮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小说继承和发扬了阿来对文学民族性和对普遍人性指向的追求, 通过民间说唱艺人晋美的经历重述格萨尔王的神话故事, 侧重于从人性立场出发展示格萨尔王作为人的普遍性生命体验与思想情感, 原本充满史诗意味的叙事内容富有穿越时空的时代普遍性。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收获, 而且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梅卓的短篇小说《出家人》, 写出了年轻人在信仰与爱情之间的艰难抉择与痛苦。央珍的散文《拉萨的时间》在空灵的文笔中道出文学的拉萨和心灵的感悟。白玛娜珍的散文《生活的拉萨》写拉萨的现代化进程给藏族带来的冲击。还有一大批年轻作家都创作出了令人激动的文学作品。

宁夏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发展

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以专辑、研讨会等形式, 向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上了独特的精神贺礼。石舒清的小说《平民三记》《老家的燕子》等, 延续了他对生活的细腻表达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刻描摹, 演绎出丰富的生命体验, 余味悠长。李进祥新出了短篇小说集《换水》。他的小说多是关于清水河的叙事, 清水河是他人生之河、文化之河与艺术之河, 让人窥探到生活的秘密和人性的丰富内涵, 在不动声色中刻画民族性格、反映时代变迁。

东乡族作家一容的小说《富汉的婚礼》反映贫富差距与城乡矛盾问题, 揭示底层人物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庄风》《流年》《一壶清水》《风痕》等新作, 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饱

现实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偶然”总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难测, 在一次回宾馆途中, 意外遇到抢劫的格格却意外地碰到一个叫尼扎彭措的好心人相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格格与他的救命恩人尼扎彭措相识、相知, 直至相恋、相爱。然而, 正当格格沉浸在爱河中不能自拔时, 尼扎彭措却出人意外地在她视线中消失, 乃至对爱情执著的格格开始了她漫长的情感守望……

这便是蔡若菁长篇新作《藏香》(中国海关出版社)所讲述的一个关于红颜、世俗、现实、真爱与薄命的故事。小说在特定的地域和广阔的空间背景里, 为中国当下 80 后女性面对世俗敢于抗争、立志反叛、革新突破, 以求得性爱自由的理念献上了一曲凄美的挽歌。呈现给读者的是这些看起来有些宿命意味的 80 后女性, 其宿命般的人生际遇中, 蕴含的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柔韧、率真、缱绻、妙曼, 承纳的是人性的光泽。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刻, 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诵经的真言; 那一刻,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间, 我飘然升天成仙, 不为求长生只为保佑你平安的笑颜。”蔡若菁在小说题记中的这段话, 较好地揭示了《藏香》的主题——在女人的生命中男人始终是勇猛、刚强、依靠, 是骄傲、遐想、希冀、企盼。难怪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曾说: “在女人的小说里, 你是通过获得男人来获得权力的。女人论权力。但性是不够的, 他还必须爱你。”这番论述对于蔡若菁的《藏香》来说十分的吻合。同样作为女性的她, 对女性的心路历程、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内心深处的男人形象有着比男人更为深刻的探寻和拷问, 故她笔下的女人, 在爱与性的情感纠葛上既压抑又明快, 既勇敢又妩媚, 泼辣而又不失忠贞, 娇憨而又不失野性; 痴迷而又自卑, 深婉而又贴心, 矜持之中有狂热; 激情之中有理智, 隐秘之中又带有几分狡诈, 其性爱心理的复杂程度远远

含厚重的人生内涵, 细腻深刻的表达, 显示了 80 后作家的强劲势头。还有平原的小说, 拜学英、维吾尔族阿舍的散文, 以及单永珍、涇河的诗歌, 等等, 人才济济, 充分显示了宁夏民族文学发展的无限生机与活力。

曾经在青海固找到了灵魂依托、回归母族的张承志, 出版了散文集《敬重与惜别》, 集中体现了作家对文明多样性的尊敬, 对世界视野、人类立场的企盼与追寻, 是 2009 中国散文值得寻味的一笔。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新崛起

《广西文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专号’”、《民族文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作品集”, 共推出壮、瑶、苗、侗、仫佬、毛南等民族的 41 个作家的作品, 集中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力。黄佩华的长篇小说《牛王归来》赋予稻作民族的文化韵味, 牛王勾连历史与现实, 充满寓意, 展示了生活百态, 塑造了民族精神。黄土路《阳光穿透苹果》通过生活的偶然事件反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折射出社会与人性的深刻问题。周末的小说《雪越来越温暖》在苦难的人生叙述中寻求生活的温暖。杨仕芳是新近脱颖而出的侗族青年作家, 小说《向彩虹奔跑》《最后一个夜晚》等在生活中与人性的开掘上颇具匠心。

周民震、潘琦、凌渡、冯艺、凡一平、严风华、黄宾堂等壮族知名作家的散文, 或追忆民族英烈, 或描摹时代新生活, 或袒露个人心灵, 朴素的语言中隐含着深沉的内涵, 意近旨远。梁志珍是壮族女作家中小说散文双管齐下的作家, 散文《如草木般清宁》《饱满的颜色》和小说《纠缠》都饱含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与思考。许雪萍、费城、黄芳、拓夫等人的诗作提升了壮族诗歌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

文学学军的活力

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生活如歌》《将幸福进行到底》等延续他之前的现实主义精神, 展示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与苦难中的温暖。吴国恩的长篇小说《亲信》《文化局长》通过官场反映社会的复杂情势, 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变异, 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收获。土家族彭学明的美文《河边人家》《陕西》写地域其实是写人, 写人情、人性和个人情思。《湘西年味》在习俗中表现人情世态, 属于民族文化记忆的乡间习俗写得栩栩如生, 诗意盎然。

还有田耳的中篇《寻找彩芹》《湿生活》《戒灵》, 黄光耀的中篇《土司王朝》, 于怀岸的长篇《猫庄史》, 马笑泉的长篇《巫地传说》, 以及米米七月的长篇《肆爱》《给大明》等, 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开掘, 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 极大地丰富了本年度的文学审美内容。

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

55 个少数民族作家的精彩亮相

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把 55 个少数民族作家代表会聚在一起学习、创作、交流研讨, 高研班作品选《相聚在鲁院》、《芳草》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集, 以及多部个人作品集集中展示了这批作家的创作水平。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是西藏兴起的文学新星, 小说《阿米日嘎》《杀手》《传说》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较好地结合到一起, 表现出对重构民族文化的努力与探索。仫佬族女作家肖勤也是本年度值得关注的文学新人, 《棉絮堆里的心事》《寻找丹砂》显示了她对现实生活与历史记忆的深入挖掘能力。瑶族潘红日的小小说《说事》能够在民族文化氛围中展现各种社会情势, 充满民间的智慧与幽默, 是近年来瑶族小说的新收获。毛南族谭自安的小说集《寻找阿红》和布依族韦昌国的小说集《城市灯光》反映社会人生百态,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

严风华长篇散文《一座山, 两个人》在描述一座山两个人的生活中融入作家对于孤独、土地、名利、生命, 以及对于人与自然等等问题的思考,

我走着, 为守望读秒

——满族作家蔡若菁长篇新作《藏香》读后

□曾祥书

超出男人的想像。她们有时性大于爱, 有时爱大于性, 有的爱几乎看不到性, 有的性几乎看不到爱。这种在平凡儿乎的故事中所寄予“爱”的存在理由, 是作者对于青春的哲思与生命的追问。

爱, 不仅是女人生存的动力, 也是演绎她们命运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格格对尼扎彭措执著的爱, 谢波与王璐疯狂的爱, 王璐与肖梅凋零的爱, 还是谢波与海外商人刘安彭苦涩的爱, 既展示了三个不同性格的女人在不同境遇中各自不同的示爱方式, 也刻画了三个女人在爱恨面前所表现出的宠辱不惊、至死不悔的生命情怀。为了心目中的那个男人尼扎彭措, 格格选择了守望, 为了那个曾与自己有过性爱的男人王璐, 谢波受尽了前夫的屈辱与殴打, 为了家庭、孩子以及丈夫的名誉, 肖梅一再隐忍……

对于为爱而活着的女人来说, 爱是一种守望, 它既是信念与期盼, 又是痛苦与沉醉。作为生命的源泉、创造的动力, 爱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无不并存在青春生命的体验中, 也许正是这种爱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矛盾, 导致了《藏香》中处在恋爱中的女人那种理性缺失和感性纠缠的情感状态。王璐告别曾经心仪过的格格援藏后, 在雪域高原却又与谢波结识, 接着又意外地与格格邂逅, 格格从海外留学归来找到王璐后, 在北京一家西域风情酒吧与谢波、尼扎彭措相遇, 当那些不愿回首的往事再次涌上心头时, 王璐这才意识到当初放弃的那段情缘原来是彼此的一生。谢波没有意识, 在她已平静的的心灵中, 爱对她来说只有愉悦, 只有守望, 尽管她与格格所恋有所不同, 但就对自己心仪男人的守望却惊人的一致。

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爱, 也没有女人能够完

营造了一个独特而富有韵味的艺术境界。土家族谢彦秋散文集《漫步多情的土地》《听心海》和赫哲族孙玉民的散文集《碧绿的明冰》等, 各具特色。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出版的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 诗作以丰富的意象、真挚的情感对生活、对故乡、对民族、对爱情及人类进行深情观照, 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吟和朴素的表达诠释了诗艺之美。羌族诗人羊子《从前的现在》《痛过怎样》饱含着对生活的感恩心理和羌族人民战胜苦难创造生活的韧性精神, 具有一种凤凰涅槃的气韵。

各民族作家掠影

云南是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重镇, 鲁院 55 个民族作家中就有 16 位来自云南。老作家晓雪、张昆华、陈永柱、张长等笔耕不辍, 年轻作家层出不穷, 哈尼族存文学的长篇小说《碧落雪山》展示傣寨山村人与熊温馨相处的故事, 充满传奇色彩。布依族潘灵的长篇小说《市信访局长》揭示社会发展面临的生态问题和权益面前人性的复杂, 充满批判意味。回族阮超色的散文《一个漫游者在迪庆高原》传达作家对生活对人生和时代的思考与感悟。佤族聂勒的诗歌《大地上的部分细节》为身处都市的他实现了精神上的还乡, 诗意悠长。

在西南边疆, 彝族诗人群尤其引人注目, 本年出版的《第三座墓碑——21 世纪彝人诗选》就是这个群体诗歌创作特色的集中展现。书中收入了吉狄马加、保伍拉且、阿苏乌露、阿库鸟鸾、李骞、普驰达岭等 21 位诗人的作品, 他们自觉地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倾诉自己的民族情感和人情思, 具有多重审美价值。

土家族作家叶梅小说集《娃娃要过河》和散文集《大翔凤》是其近年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 作品充满浓郁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叙事特征。甘茂华的散文集《拜读清江》融清江的自然历史人文与个人情思于一体, 对清江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诠释。第代着冬的《喇叭与银狐》巧妙地在喇叭声里传递出人生的百般滋味, 意味悠长。侗族蔡劲松的诗集《自由的知觉》融诗歌、绘画、雕塑于一体, 实现了文学与艺术的交融共通, 为文学艺术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

满族作家叶广岑的《大登殿》在新晋对照中展现女性命运、思索社会人生、沉思现代文明发展利弊。孙春生的《非典型正当防卫》《鸟人》反映人际与官场的复杂, 引人深思。于晓威《水费收兑员生活》《在淮海怎样横穿街道》《羽叶鸳鸯》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人性的复杂内涵和多重体验, 在冷静的叙述中隐含着深沉的情感, 含而不露。还有赵玫、关仁山、巴音博罗、华舒、蒋巍等作家的作品, 都抵达了中国文学的前沿。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小说《第九个牧场》揭示了历史的独特层面。郭雪波《杀了屠夫的猪》在荒诞的叙述里展示出生活的真实与复杂。鲍尔吉·野原和鲍尔金娜父女的散文, 自然、朴素而充满真情, 诠释散文的真谛。娜仁琪琪格的诗歌与女儿苏笑嫣的小说, 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

蒙、藏、维、哈、朝、壮、柯尔克孜等民族都有大量的作家从事母语写作。比如《阿尔泰诗选》《查刻勒译》将民族性与时代性、个体情思与家国意识紧密结合, 情感浓烈、自由奔放, 开创了蒙古族新一代诗歌之风。还有蒙古族作家满都麦、吉·清河乐、海日寒、满全、多兰等, 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艾尔肯·沙比尔、藏族德本加、嘎代才让等, 朝鲜族金春植、许莲顺、金学松等, 壮族蒙飞, 等等, 作家梯队、文学样式也呈现出多元共生格局。

本年度出版的 6 卷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 6 卷 20 本《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 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结晶, 也是本年度民族文学的重大收获。凡此说明,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必将来临, 我们倾情相盼, 翘首以待!

坐在阿尔泰对面, 他那宽阔额头上纵横的皱纹里密密麻麻地潜伏着他用激情、用哲理、用心血写给草原、写给民族、写给社会、写给世界的诗歌。从释读这些诗歌开始, 我有意无意间走进阿尔泰的诗行、走进阿尔泰的心灵、走进阿尔泰的精神世界。

共和国成立的那年, 阿尔泰出生在锡林郭勒南端的贡宝拉格草原。贡宝拉格草原上镶嵌着博尔赫山和乌兰淖尔湖, 那山是巍峨而高耸的, 那湖是浩淼无际的, 这是大自然刻在童年阿尔泰心里的印象。后来尽管他登过许多大山, 游过许多大湖, 但博尔赫山、乌兰淖尔湖在他心中的印象却始终未改变。

阿尔泰之所以成为一名诗人, 是和他从小就吸吮神奇、神秘、神圣大草原的乳汁分不开的, 是和他从小就受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这样的蒙古族文学大师及其他作品的熏陶及影响分不开的, 更是和他自己的天赋、追求、感悟分不开的。1956 年, 父母把他送进学校接受教育时的初衷很简单, 将来能写写信、读读报就行了。然而, 当阿尔泰走进学校这座知识的殿堂以后, 心中顿生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那时学校实行学分制, 5 分是最优秀的成绩。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阿尔泰就用近似于诗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把‘5’抓在手中, 把‘2’踩在脚下”。

1962 年, 阿尔泰就读宝昌中学, 最难忘的是母亲送他去上学的那个夜晚。

从贡宝拉格草原到旗所在地有 60 华里的路程, 那个时候交通极其不便, 家里的生活又相当拮据。母亲赶着一辆勒勒车, 半夜就从家里起程, 车上拉着能够换来学费的牛粪, 牛粪装在用废弃草编成的圈子里, 阿尔泰坐在圈子中间, 以此抵御夏夜草原特有的微寒。他望着天上眨着眼睛的星星, 仿佛星星是在和自己说话; 他望着天上如水的月光, 仿佛月光浸润着他稚嫩的心灵; 再看看驱赶着勒勒车的母亲, 他仿佛觉得母亲就是穿透黑夜的一支响箭。这一刻, 他虽然会联想但还不是诗人, 若干年后, 他成为一名真正诗人时, 在长诗《盐湖》中曾深情地追忆这段往事。

二

阿尔泰至今清楚地记得, 宝昌中学东北角有五间砖房, 那是学校的图书馆。这座图书种类同虚设, 尽管里面藏有数量可观的各類蒙古文图书, 但却很少有人问津。阿尔泰也是无意中发这座知识宝藏的, 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以至于阿尔泰这个学生也忍受饥饿的煎熬。阿尔泰发现书中的语言、情节、故事居然能从精神上排遣饥饿, 从发现这个“秘密”后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 中学时代他几乎通读了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 这些书籍, 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渐渐沥沥的滴落在阿尔泰的心田。1966 年 4 月 3 日, 阿尔泰的第一首诗《打井人之歌》发表在《内蒙古日报》副刊上, 从此注定了他的生将与诗歌结缘。

阿尔泰是幸运的, 小学、中学就饱读大量诗书并开始尝试诗歌创作。

阿尔泰是不幸的, 刚刚步入社会就遭遇“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 阿尔泰那慈善和蔼、勤俭持家的母亲莫名其妙地被打成新牧主, 蒙古袍的后背上缝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 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新牧主”三个黑体字, 隔三差五的还要被拉到生产队接受无情的批斗, 这无疑在阿尔泰的心灵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更有甚者, 一天深夜, 被批斗得筋疲力尽的母亲刚刚回来, 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 造反派闯进屋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阿尔

泰节衣缩食省下钱买的书以及他的几百首诗稿无情地掳走。第二天, 阿尔泰发现造反派们把书和诗稿点燃, 嘻嘻笑脸地在火上烤羊头。

阿尔泰显然是愤怒的, 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即使是愤怒, 也不能有任何表现。因为阿尔泰十分清楚, 如果自己稍有冲动, 就会给还在受迫害的母亲带来更多的痛苦。愤怒出诗人, 愤怒燃起诗人更强烈的创作欲望, 愤怒在诗人的字里行间宣泄: “白天或是一匹马/在为社会劳役/晚上我的笔是一匹马/在雪野上尽情奔驰……”

阿尔泰没有沉寂, 胸中那颗时时萌动的诗心也不会沉寂。

在文化大革命中, 贡宝拉格公社成立业余乌兰牧骑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排练、演出文艺作品, 必须有类似编剧这样的人。公社文教助理米吉格找到血气方刚的阿尔泰, 快人快语地说道: “公社业余乌兰牧骑成立了, 但没有剧本, 你就发挥发挥吧!”

阿尔泰从此便为这支业余乌兰牧骑提供“精神食粮”, 小话剧、小歌剧、好来宝、表演唱, 大凡适合乌兰牧骑演唱、能够搬上舞台表演的文艺体裁他都无所涉猎。米吉格还独出心裁地创办油印刊物《贡宝拉格之歌》, 而作者只有阿尔泰一人。为营造贡宝拉格文艺创作繁荣的景象, 尽管作品都出自阿尔泰之手, 但付印时却要署上十几个名字。刊物印好后, 米吉格还不辞辛劳地将每期给当时内蒙古为数不多的报刊诸如《内蒙古日报》《内蒙古文艺》等处邮寄, 这些报刊也偶尔转载《贡宝拉格之歌》的作品。

三

1971 年 11 月, 内蒙古举办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文艺创作培训班, 阿尔泰名列其中。这是他第一次从锡林郭勒大草原走进呼和浩特,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等著名诗人。创作期间, 来自全区各地的文学青年曾到鄂尔多斯高斯原体验生活,

正是这段生活, 使阿尔泰创作出长诗《恋恋不舍的心》并发表在《内蒙古文艺》上。1972 年, 著名文艺理论家那木吉拉策旺对崭露头角、初试锋芒的阿尔泰以及作品进行了热情的评论, 因为那木吉拉策旺的浆掖和提携, 阿尔泰的长诗被编入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的教材。1973 年, 阿尔泰考入蒙专后, 曾在课堂里学习过自己的作品。

阿尔泰是草原之子, 他的生命之根在草原, 他的创作之根在草原。离开草原再回归草原, 阿尔泰用一个成功诗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草原时, 他发现的是美, 是善, 是催人奋进的生活画卷。他在阿巴嘎旗巴彦高勒牧场深入生活的景象刻骨铭心, 每天早晨一走出蒙古包, 所看到的都是令他怦然心动的鲜活景物, 他在《醒来吧, 我的诗》中写道:

醒来吧, 我的诗/太阳已经起床了, 草儿也睡醒了/在折勒上过夜的雾霭早已醒来嬉戏去了//醒来吧, 我的诗/宽阔的草原睡醒了/包色睡醒的炊烟在袅袅上升/早已起床的丹巴老人/正走向上伴的贴杆马//醒来吧, 我的诗/苏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溢入惊醒的奶桶/苏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惶惶的牧场/露珠醒了, 奔向灿烂朝阳/激情醒了, 投入火热的生活//醒来吧, 我的诗/喂! 听见没有, 快起床/早晨, 美好的早晨已经来临。

阿尔泰就是用这样的诗句解读和讴歌大草原的, 阿尔泰就是带着这样的诗句走向中国和世界文坛的。

1985 年, 阿尔泰先后以诗歌《洁白的蒙古包》、诗集《心灵的报春花》、诗集《阿尔泰新诗选》荣获第二、第四、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阿尔泰荣获的其他奖项更是不胜枚举。

关于举办“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活动的启事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有着 56 个民族的中国, 始终保持着国家统一, 和睦相处、衷衷共济、和谐发展。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政策, 是我们各民族始终遵循的方针。政策。

鉴于此, 文艺报社与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决定联合开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活动, 活动邀请“榕树下”网站为网络支持单位。

一、包括汉族在内的 56 个民族的各族儿女拿起手中的笔,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记叙民族团结的场景、情谊, 抒发对祖国团结统一的坚定信念。

二、征文文体为散文、随笔、诗歌、特写等, 一般情况下应征作品的篇幅最好在 5000 字以内, 诗歌在 200 行以内。

三、征文日期为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1 月, 请在应征作品上注明作者的族别和联系方式, 我们将择优发表应征作品。2010 年 12 月, 将从已发表的应征作品中评选出一等奖 10 名, 二等奖 20 名。

四、应征作品请邮寄到: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文艺报社专题部, 邮编: 100125。电子版应征作品请发至 ssmzwzyk@126.com

电话: 010-65389115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文艺报社

本版责编: 王 山 曾祥书